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6



分修 卷四十二

身 卷四十二

世流 的 新 撰

周 明

世 流

明 世 流 的 新 撰

世 流 的 新 撰

世 流 的 新 撰

世 流 的 新 撰

世 流 的 新 撰

臣沈約新撰

周朗

沈懷文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祖文黃門侍郎父
 淳宋初貴達官至侍中太常兄嶠尚高祖第四
 女宣城憲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禧以貴
 戚顯山三元嘉禾為吳興太守賊劭弒立隨王譔
 舉義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譔檄又至嶠素

懼怯回惑不知所從為府司馬之珍寶所殺朝庭
明其本國婚如故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
志趨不司嶠甚疾之初為南平王鑠冠軍行參
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
為江夏王義恭出鎮彭城為北討大統朗聞之
議當遣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
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
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曰羊生足下豈當道
使人進說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

屬華... 紙上方番... 豈不... 匈奴之... 憤心悲... 之師自... 者良... 之餘... 使餘...
屬華... 紙上方番... 豈不... 匈奴之... 憤心悲... 之師自... 者良... 之餘... 使餘...
屬華... 紙上方番... 豈不... 匈奴之... 憤心悲... 之師自... 者良... 之餘... 使餘...

調兵之至夕行主公且外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如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豈易言哉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乃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悌宗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家身不結主臣之錄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價竟不能采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

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鑿望鼓鼙於豎鱗之肆隊風之羽覲振翻於軒毳之間其不能俱陪淶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為鄉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嘗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

三年一則雲戶岫寂藥危桂榮秣艾浮霜翦
松沈雲憐肌苦髓實氣愛鬼非但土石侯卿
腐鳩梁錦實迺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劊心
掃智剖命華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以管室
之上衍三德而批民惠進貞白而醜姦猜委玉
入而齊聲禮拘金出而身勅寇使車軌一風旬
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
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厭良糒而出望旃
而入結竟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肩脅肩言

天下之道何難曰扼腕陳從橫於四海理有泰則
止而進謂覺許則反亦還閉口居遠宮交造頌罷
捐墓遺憂夷毀錯翼呼嗚以補其氣咤昭噤以輔
其在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口之所能
也若吾幸病不及死似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
長者之輟穀稼是詔曰絕世豪之顧塵生牀惟
蒼蒼塔月又檐中山十時華月深池一海草歲
繁古蔓且室間軒左玉牛有陳書十篋席隅奧
右類得宿酒數盞汝幼筮我微鱗方校石時復陳局

魯初魯三晉是晚羅然不覺是義新晉後也近春田
三項秋園一在曉其存此無火山裝可具候無飲之罷
侯封勳之豈當勸觀邪鄭肅尋會部傍眺燕
臨邪履空之衛視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
其少涉未休此欲相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
而笑其二或觀謀一叩室異意夫楊朱以此猶見
嗟於梁人況才減樵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
哉若如達宗之言木子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
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當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

士之遭遇便謂是相獲庸人之徒且士固無心於
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庸者何用侯為
至迺復有致謁於亂之日被訕於害止之徒心
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為枉豈不痛哉豈不痛
哉若足下可謂寇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首
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
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劔復呵於軍場之間
不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

正身輔人君之過謀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

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迺是下之所以報也
 也不爾便擐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
 馬首之鎬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
 三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囚
 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
 心敢書薄意朗之辭意倜儻類皆如此復起
 為通直郎世祖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
 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
 天下若實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

蓋當世之君不為之也况乃運鍾澆暮世膺亂
 餘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
 里連死萬劫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魏晉
 遺謬猶布於民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
 行及前之言積弊一然道遠一矣所以方然
 陛下既基之以孝申以仁民所疾苦敢不
 略薦凡言者何哉為憂而已今歲矣之久民不
 知則又適以刑逐之豈為政之道歟為教者
 宜二十三家選一長官家置一師以訓十三至

十七皆今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備武訓以書
記圖律志考仁義之禮廉義勤志之別授以兵
經賦略軍部舟騎之容挽擣擊之法法官長皆
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
司徒用武者三年善執亦升之司馬若十年而
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亦
必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
身不得為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占數部定
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

展桑者實民之命為國之本有一不足則
不與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為一具罰然
忍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
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亦不患甘難也今
耳聽市至之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布及米
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之資必繁
盜鑄者罪人死必息又田非墾水皆涸者救地
堪滋養悉執時麻蔭巷緣藩必樹桑柘列之接
宇唯植竹粟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則

叙之以壽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園不物
不植則獲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次生之又取
稅之法宜計人為輸不應以賞云何也官者不
盡會者不獨乃令桑長一尺圓以公 良田進一
畝度以為錢屋不得凡皆責者言 此樹不
敢種土畏妄壅棟焚以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
官民禁衣惡食其此 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
務削並法凡為國 不立威之不立惠恩之不下
不惠土之不庶 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我夏

竟成何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流內
復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灾歲疫貧者
但伏吏死者弗望藎銀后有不願娶生子無不
敢舉又成淹徭久妻老嗣絕及媼奔所乃子皆獲
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
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為世邪此最是驚心
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豈憂
之令然獨刑罪心惶痛而為之豈不有酷甚處
邪今宜家寬其役以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

不坐之特筵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
待是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文隸必擇不佞
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
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百十年存
罰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
者亂郊僅入盈旬皆是不為其存計而存之遷
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為寇
盜豈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後止之以殺彼於有
司何酷至是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

琴春愧垂珍

寒宮列兮朱火言滿

有終深心無歌徒倚雲

日衰回風月思三出於鳳舞想金卷於鸞闕竭
方池而飛傷損國淵而流咽端蚤朝之晨罷泛
董路之晚清蕭南陸蹕閭闔轢北津警言承明面
綃錦之酸素造松帳之葱青俛哀胤而慟與撫
藐女而悲生雖哀終其已切將何慰於爾靈存
飛榮於景路浹中藻於服重垂葆旒於昭術竦
鸞劍於清都朝有儷於徵準禮無替於粹圖闕

瑞光之密陞宮虛梁之餘陰侯王羊之晨照正
 金雞之夕臨升雲霧以引思鑄鴻鐘以節音文
 七星於霜野旗二耀於寒林中雲枝之天秀寓
 坎泉之曾岑屈封贏之自古車反周乎在今遠
 雙靈兮達孝思附孤魂兮展慈心伊鞠報之必
 至諒顯晦之同深予棄西楚之齊化略東門之
 遙袪滄漣兩指之傷奄抑七萃之箴又諷有司
 曰典禮云天子有后有大人檀弓云舜葬蒼梧

也按周禮三公八

命三公既尊於列

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
 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蓋天
 秩之宗班理應朔立新廟尚書左丞徐爰之又
 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宮考之古典顯有
 成據廟堂克構宣遠將作大匠卿葬畢詔子驥
 攝職以本官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鼓吹一
 部禮儀並依正公又加都督南徐州諸軍事

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即位詔中書
令領司徒加持節之鎮帝素疾子鸞有寵既
誅羣公乃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
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竝死仍
葬京口太宗即位詔曰夫紆冤申痛雖往必
追緣情惻愛感事彌遠故使持節都督南
徐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
子鸞夙表成器一延殊龍方樹美業克光慕
維而凶心

懷宣太子以雪沈規可贈使持節侍中都督
南徐州刺史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如故第
十二皇女第一皇子子師俱嬰夢醮有增酸悼
皇女可贈縣公主子師復先封為南海王並加
徽諡又曰哀 枉追遠仁道所弘與滅絕盛典
斯書朕務去 思治恩禮必敷皇族猶多沉在近
戚故新除使 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州諸
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為平雖汙
弱性識早茂 鍾慈世祖冠寵列蕃值京和凶虐

橫羅酷禍國無主冤祀莫寧三帝念痛悼夙
軫懷可以一平王景素息延年為嗣追攻子
封為始平王食邑二千戶改苑在休陵縣龍山延
平二十德冲始四年薨時年四十五成諡曰冲王
明年復以長沙王箕子延之為始平王紹丁鸞
後順帝昇明三年薨國除

永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子也大明五
年年五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
郡諸軍事比中郎將軍監校尉一雍州刺史

視冠服不知尊卑

乃今造一物小民明已耳

覲宮中朝制一衣

不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

先宮闈又祀主所

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為

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

得服衣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

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所以變天平氣贊

地成功防姦御難煩理劇便官稱事立人稱

官置無虛一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重里重實大小

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亡廢姬公之制公傳

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詔周王之事以禮聖愛
愚何其甚矣今則且先省官而後置官置位以
周典爲式變其名以適時爲田公之制何足取
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濟者官賤
官賤者秩輕纓易九綬佩稱官以服重騎容衛當
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之廢罷舊地民戶應更
置立豈兵邦而有徐邑垣勿境而宅究民上清辰
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上如江
都者應更建宮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紀此凡
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而縣不得復用恩
家之貧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莽識未
堪務不應彊仕須合冠而啓封罷政而議爵且
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實友選擇正人
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加馬從事然後爲貴哉又
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
之子焉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
此於後世不可之心也至西興柳碎首之念陞殿
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

可謂若死正為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為
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
才而才誠難知也若深居一而實則蘊學而無
由知有卑處而高則則懷一而無由進或復見
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者其欲致車右而動
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
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熟詞
精數吏能將
其用制內外
小道者使獵纓危邪博求
遠近及仕之類令各以

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
察其擢辱吻樹頰骸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
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
廉清之比彊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
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
於選貴三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
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
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
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

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
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
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
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
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濶既亦廣矣然習慧
者日替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
侈飾車徒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滿室置
酒淡堂寄天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
猶倚靈假偽背親傲君其費疾老震震宮邑是

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不可悔罪而橫天
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
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能遣除
則隨其藝行各為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
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
仁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鍊精以往者雖侯
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本
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算其原
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

報請是亂不誅為害未息凡一死始立一神初
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人備隄以共置園百里峻
山以右居靈十房瘞賊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
之術世寡復脩診脈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
徵於鬼遂無於醫重令耗氣不反死大復半今
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遠更設業如此故當
愈於媚神之愚徵正奏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
言事未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
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

謀臣事不便於貴當強壯者抵些品駭重者死壓
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
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
章與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
之書奏許旨自解去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為
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頗有野獸母許氏欲見
獵郎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
以秩米不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遂為州司
所劾還郡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

三在郡虎三食人盡鼠犯殺以此二事上責陛下
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盡去灰之災寧關
卿小物謂尋一母兼有孝性每哭必慟三餘頗
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在喪
無禮請加收治詔曰親悻禮利口宜令前朝戮微
物不足亂典刑特錄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
道殺之時年二十六子仁昭順帝昇明末為南
海太守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

以為竟陵王誕衛軍記室參軍新興太守又為
誕驃騎錄事參軍淮南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
起內齋懷文以為不可乃止尋轉揚州治中從
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為非宜上議曰昔
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
翼平辰衡經營邦極故總屬之原箸夫官與和
統之要昭于國言夏曰虞禮有深家司之則周
承殷法無復章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
度而式寔之執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至

雖條錄之名正稱於代總登之實不德於自
古比代相沿歷朝周武及乎魯以享變級以時
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廢或省草
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
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
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于茲義備於典文詳古
準今不宜虛廢不從遷別駕從事史江夏王義
恭遷西陽王子尚為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
南斗上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

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
恐無益也不從而州竟廢矣大明二年遷尚書
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
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
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
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
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既物情
不說容虧化本又不從三王子尚移鎮會稽遷
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

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爲
侍中寵待隆密將以爲會稽其事不行竟陵王
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羸身鞭百然後加
刑衆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鬪體山懷文
陳其不可上不納揚州移命自稽上忿浙江東人
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
揚州從治旣乖民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臣謂
不宜有異上又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
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但罪上謂懷文曰竣

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嘗以歲
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赦入省未及進景
文因言次稱竣明人才之美懷文與相訓和師
伯後因語次自上敘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
忤至此上倍不說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
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
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
又以爲言齋宣上雖年調鉅萬匹繇亦獲此期
限嚴峻民謂第一匹至二三千爲一兩亦三

四百貧者言其兒甚苦或言然死懷文是陳氏
因由是驚縮薄有所減後書子尚書皇子皆
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惠徧天下懷文又言之
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
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罪度不充頓止為難刑者故
宜量加減省不聽孝是以來抑黜諸弟庶陵平
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先
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
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大宰

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謂不
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乘副
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
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
曰獨言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臥草創亦謂
言之為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
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
淵未及有言上方淫琴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
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峻小子恨不得覆其面

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
不好戲謔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誡懷文曰癡
字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
一窮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五年乃出為晉
安三子勳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
星被遣還北以女病求中臨辭又乞停三日詔
猶不去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買
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一死時年五十四
三子淡淵冲弟懷遠為始興王潛征北長流參

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為妾世祖徙之廣州
使廣州刺史宗慤於南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
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
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正慤具為陳
請由此見原終世祖世不得還懷文雖親要屢
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流徙之有竝聽歸本官至武
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並傳於世

史臣曰昔姜敬茂奉委書而還帝都為唐老賤
片詞以悟明主素書三公之上之貴非有積譽

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言仰感其來自此山壑
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莫不踵闕縣書煙霏
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衰暨于晉氏浮偽成俗
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隆宗祖思反前失雖草
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闡之路未落采言之制
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等徒以重非已出
知允莫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為
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蓋由
用與下月也走置之言之是下下韋之公慕

古飾情義非側庶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
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詞文實性主文詞
之為累一至此乎

列傳第四十二

宋書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三

宋書八十三

臣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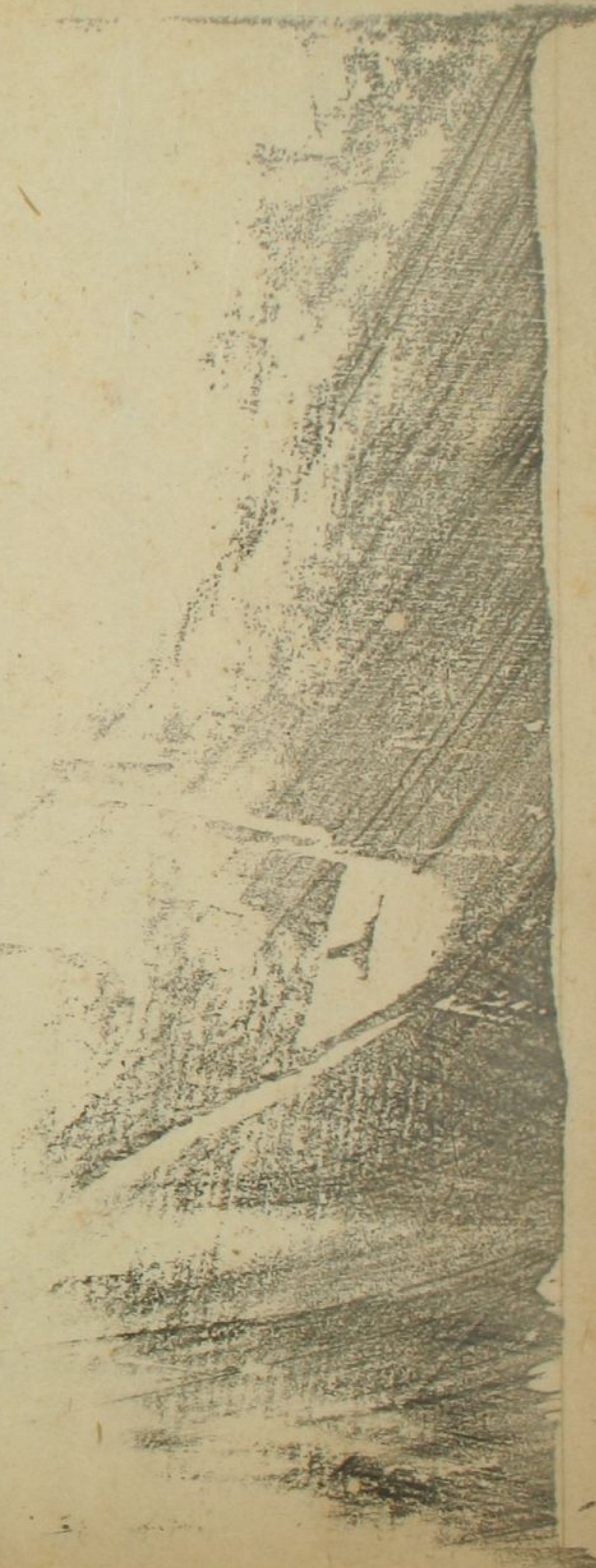
約新撰

宗越

吳喜

羊喜

宗越高陽樂人也本河南人晉亂徙居陽宛縣
 又上斷屠業本為高陽次昭安北軍地越倫之
 後事陽襄高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士三
 說族辨去高卑說之點越為發明出
 身補郡



笑父為營所殺殺其父者皆出郡廷於市中刺
殺之太守言侯德嘉其言當作為隊主蠻有為
寇盜者皆使越討伐往顛有功家貧無以市馬
嘗乃推步出軍身衣數衣其能當三守捷郡將
輒賞錢三千以此得市馬後被召出州為隊主
世祖鎮襄陽以為揚武將軍領三隊元嘉二十
四年啓太祖求復次門移三屬冠軍縣許之二
十七年隨柳元景北伐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
功事在元景傳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

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
死不憂不得咨議參軍誕大笑隨元景伐西陽
蠻因值建義轉南中郎長兼行參軍新亭有戲
功世祖即位以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
齊陽太守尋加龍驤將軍臧質魯爽反越率軍
據歷陽爽遣將軍鄭德玄前據大岷德玄分偏
師揚胡與劉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
五百於城西十餘里拒戰大破斬胡與蜀等爽
平又率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越戰功居多

因遣奔三江陵時荆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
所誅戮又遣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
方尋被宥復本官追論前功封筑陽縣子食邑
四伯戶遷西陽王子尚撫軍中兵參軍將軍如
故大明三年轉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
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
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
加捶撻或有鞭背六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
殺凡數千人四年改封始安縣子戶邑如先八年

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太宗即日取越等下獄死越
時年五十八越善立誓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
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
差及沈攸之少敬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
新死眾竝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
而御眾嚴詰發行刑誅驍壯之間動用軍法
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
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尚可不越殺我譚金
荒中伶人也在此荒中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

新野居上門村及宜都臨國公常隨征討自此
入嶠陝及巴口建義桓副安都掃賊一陷障氣
力兼人平之元凶及梁山破賊屠金母有戲刀稍至
建平王宏中軍參軍一軍加建武武將軍一軍轉
龍驤將軍南下邳太守參軍如故孝建二年遷
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
帝誅羣公金華並為之用帝下詔曰屯騎校尉
南清河太守護金疆為將軍一軍太常車騎中
兵參軍沈攸之誠略沈梁忠幹勇執焉消苦湯

氛殿自制鯨凶直裂河山以酬勳義金可封平
都縣 考太常宜陽縣男攸之東興縣男金邑
各三 邑戶金邑是驍騎將軍增邑百口太常東莞
人也 邑戶金邑是驍騎將軍增邑百口金太常並
與宗 惠俱死越州皇劉胡武念伎 長生蔡那曹
欣之 義興將軍劉胡言 在鄧統傳武念新
野人 志本三五門出 身郡將 關口 託為雍州
遣士人 鹿道符 統六門 曰念 為 思 符 隨 身 隊
主 從 二 人 而 以 念 有 健 勇 且 多 官 有 三 馬 名 出 為

守世... 領隊奉迎時... 中... 暨... 反世

直閣封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遣念乘驛還雒州綏尉西土因以為南陽太守念既至人情竝向之劉胡遣腹心數騎詐詣念降於坐縛念袁顛斬之送首詣晉安王子勳念黨袁處珍逃亡至壽陽為逆黨劉順所得考楚備至秉義不移後得叛奔劉勳太宗嘉之以為奉朝請追贈念冠軍將軍南陽新野二郡太守封綏安縣侯食邑四百戶泰始四年綏安縣省改封邵陵縣校長生廣平人也出身為

縣將大府以其有膂力召為府將朱脩之拒會
秀於峴南長生有戰功稍見任使太宗初為建
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南討有
功封遼陵縣侯食邑八百戶後為張悅寧遠司馬
寧遠校尉太始五年卒追贈征虜將軍雖州刺史
那南陽冠豈人也家素富而那兄局善接待賓客
至無少多皆資給之以此為郡縣所優異獨異謂
那始為建福成王漸至大府將佐太宗初為建安王
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南討那子第官在襄陽為劉

胡所執胡在戰輒懸之城

封平陽縣侯食邑五百戶

寧遠校尉加寧朔將軍

州刺史宋益太守未拜卒追贈輔師

故謚曰平侯曹欣之新野人也積勤勞後

元徽初為留主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新市

子食品五百戶為左軍驍騎將軍加輔國將

元徽四年以今號為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進號

軍將軍順帝昇明二年徵為散騎常侍驍騎

將軍二年卒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滅為喜
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吳喜沈演
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閣誦略皆上口演之
尚自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便寫起無所
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廣
之門生朱重民入為主書薦喜為主書書史
進為主圖今史太祖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
太祖怒遣出外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

太祖請喜自隨使命者來為世祖所知賞世祖
於巴口建義喜遇病不堪隨慶之下事平世祖
以喜為主書稍見親遇擢為諸王學官令左右
尚方令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大明中默歛二縣
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王子
尚為揚州在會稽再遣為主帥領三千人水陸
討伐遂無從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縣
誘說羣賊即日歸降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
東兵尤急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大說

三言三行

層

即假漢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乃
警主者不嘗為將不可遣中言令人巢尚之曰
喜音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
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之耳
喜乃率負外散騎侍郎坐超之殿中將軍杜敬
真馬步東討既至永世得慶業劉延熙書送尋
陽王子房檄文與喜言曰知統我旅已次近路
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為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
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人忽獲來翰

喜東征白太宗得平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
東臬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
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深王曇生
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內
密銜之又平荊州恣意剽虜賊私高計又嘗對
賓客言漢高祖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說其
後誅壽寂之言內懼因啓乞中散大夫上尤疑
駭至是會上有疾為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
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時年四十五喜

豈三風言退若非獲取三兵人情何以得弭伏如
此其統軍宜元慢無意放次諸將無所裁檢故
部曲盡力致力藏其意起止在賊平之後慮
力為國言喜初東征長都指天言地云得劉
子房即當屏除衣標等皆加斬戮使略無生
口既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之化負誘諸賊帥
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帥信
讒為降而擁衛子房遂得生歸朝廷收羅
羣逆皆作爪牙撫接優密過於羣賊上推此

意正是聞南賊大盛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
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善為姦變每以計數
自將於朝廷時二吳首獻慶捷於南賊則不
殺其黨頗著陰誠當云東人惟怯望風自散
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
顧琛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慮南賊
未平唯以軍糧為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通東
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籌官實資計以救
災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充喜在藉折軍主者

頃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比言云
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言備凡所
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荊州公私殷富錢物無
復孑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
既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
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
竊過半納資請託不知厭已西難既殄便應
還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

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
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興生求利千端
萬緒從西還大編小船爰及草舫錢米布絹
無船不滿自言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囊莫
不兼次言言本小人多被侵役經由水陸州縣
殆徧所至之處輒結物情妄竊言稱聲滿
天下密懷姦惡惡人莫之知言言軍士諸將非
劫便賊唯言賊何須殺任取之必得其用雖
復言贏言亦言獲兒可惜天下太平但令以

功蹟罪處遇料理反廢勞人此言所感唯言
莫云恩去朝廷凶惡不辜恒出醜言勞人
義士相與歎息並云我等不愛性合擊擒
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
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既隨言行多
無功效或隱在衆後或在幔屋中眠賊既破敢
與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曰百端云此
輩既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
者將往南選諸將卒喜爲軍中經爲賊者

同堂群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盜侵官
奪私亡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
護臺州符已日殆不復以行船車牛犢應爲公家
所假借者託之於臺吏司便不敢問它縣奴婢
入界侵略百姓牛犢輒悉牛殺噉州郡應及役者
並入喜家喜言元茹公辱等不悉下取錢盈村滿里諸
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姑役絕極百姓噉然以人
悉苦喜言具知此初不禁而司索惠子罪不甚江
念既已被恩得免害心辟小小竹意輒加刑斬張

悅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之錄付喜云殺活
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既有常體自應執歸之
有司喜即便打鑲解襦朝衣著對膝團扇仍造
重義私惠招物觸事如斬以張靈鑒度凶惡小人
背叛之首喜在西輒如甘六罪私將下部嬰之
目旋情若同體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
欣尉等謀立劉禕吾在反喜錄之而喜密報令
去去未得遠為建康所錄喜且有國親惡乃
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左右之念其因事物以行私

流徙施脩林被擊物惡傷類內懷憂恐以與此
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鎮喜私無所
畏者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脩短不可豫量若
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
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尋喜心迹
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間隙有可乘之
會邪世人多云時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
億兆威齊衆何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淳不
犯後聖懲偽易以刺墨唐堯立仁不赦四凶之

罪漢高大度而急三條之等且太公高治先事
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刀安社稷
功濟蒼生班劍引前筵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
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言之深罪
其得免乎夫富之與貴難以功績致之必由道
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
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為利愛之如赤子
及其為害畏之若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
受終敝耳將之為用譬如罍藥當入羸冷資散

心以全身及熱勢務以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
之不計後口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
非心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釁山積志意難容
雖有功效不足自補又為國患焉得不除且欲
防微杜漸曷在未萌不次方福露其罪惡明當
嚴詔切之令自為其所卿諸人將相大臣股肱
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並謂云何
及喜死發詔賜子微民襲爵齊受禪國
除

言曰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
教戰實為郡轉齊帥及去歲將回自隨實為
監州回復為齋師實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
戶實任江州權領白直隊主隨實於梁山敗走
王謝承祖所錄付江州作部
遇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官陽門與人相打詐
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一百付右尚方會中
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一為戶伯性便群勤
緊奉事明寶竭盡心力實尋得原赦委任如

刑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加龍騎
持節如故齊王以回終為禍亂乃上表曰
出自厨伍六無信行仰值泰始謬被驅馳
積風堂累日願伍及沈依之作逆事切我機
爾於知人真其轉運遺統前命竟不接刃軍
空即城棄武也骨陵無所加心先主貴武陵王
馬服威威廣奪城內文武刻易產遺及至還
爾發心願其元朝御服猶有一與弓劍遺恩尚

極又廣納亦凶多受劫盜親信此等並為爪牙
觀其凶狡又在不測惡積且著非可合惡處加
剷除以明國憲且其實狀宜宜極法但當將
師微有塵亦疑疑從輕事炳前策請在降或特
原餘嗣臣溫何隆言心必登誠謹陳帝文遵
弘典伏願聖明特垂允鑒臣思不出位誠昧甄
才追言既往伏增慙切曰黃回擢自凡豎夙
負疵曩賞以憲網收其將噬雖勤效累著而屠

懷于紀新亭有勃投拜况身異規既扇廟律幾

殆幸得張敬兒提戈直奮兀惡受戮及景素結
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譯港送器杖氛冷克霽

狡謀方顯每容掩冀能快一出戰身非盡約

榮勳寵凶詖有本險惡逆深構終見志相攻

陷悖圖未遂復天彌甚近軍次鄧鎮劫遷府亡

兼挾私計名之所徵察主局容變便加極著專肆

暴慢罔顧且則膺收西蕃徵責惟厚曾不知威

猶懷怨怒云安已述任河濟是管之不周合養後

邊主沈攸之平後齊三收之下獄賜死孫曇暉
吳郡富陽人也曉果有氣力以軍功稍進至是
爲寧朔將軍越州刺史於石頭叛走逃竄經時
後於秣陵縣舍獲伏誅回同時爲將者臨淮任
農夫沛郡周寧良南郡高道慶並以武用顧農
夫稍至疆弩將軍太宗初以東討功封廣晉縣
子食邑五百戶東土平定初又南討增邑二百
戶歷射聲校尉左軍將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
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下以農夫爲輔師將軍淮

南太守成姑孰以防之休範尋率衆向京邑奄
至近道農夫每歲還都休範平以戰功改封孱
陵縣侯增邑千戶并前千一百戶出爲輔師將
軍豫州刺史尋進號冠軍將軍明年入爲驍騎
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前世加官唯散騎常侍
無通直員外之文太宗以來多因軍功至大位
資輕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員外焉五年加征虜
將軍改通直爲散騎常侍驍騎如故其太子立遣
贈左將軍常侍如故謚曰貞高侯伯即農夫弟

也周寧民於魏三足義言與安都亦以軍功至
軍校秦始初封頭驛男食邑三百戶官三空朔
將軍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高道慶亦三軍校驍
游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縣男食邑三百
戶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
謀及事平自落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
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其意輒
加挫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王與
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夫賢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
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亾亦為幸
矣

列傳第四十三

宋書八十三

二十五

卷之三

